

會社與文化古蒙

著 欽斯奇札

山川神祇祭祀之所——教包

行發館書印務商灣臺



札奇斯欽 著

蒙古文化與社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七七六五一

蒙古文化與社會 一冊

基本定價四元八角正

著者 札奇斯欽

發行人 朱建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王秀雲 蔡淑貞

中文版序

這本書的構想，是斯欽於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之間，在美國楊百翰（Brigham Young）大學講述內陸亞細亞文化時初擬的。後來回到政大擔任邊政研究所主任，兼授蒙古文化一課。一九七二年，再度到楊百翰大學任教，課餘之暇，不斷與海爾保羅先生（Prof. Paul Hyer）討論有關蒙古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問題，互相切磋，於是再把這份舊稿重新安排，補充整理。於一九七九年，由美國Westview和英國Dawson 出版公司在美歐兩地出版。一年之內，各地的書評，褒多於貶。這樣使我們有了把它改寫為中文，在國內出版的勇氣。去年底斯欽到臺北，承朱建民教授的鼓勵和介紹，臺灣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返美後立即着手，經八個月的時間，總算作完了這次翻譯工作。在這段過程裡，內子伍雲格爾勒女士不僅費了許多時間和目力仔細謄寫，而且也經常與我商酌內容，校正文字。這樣才使這份中文本得以完成，在譯寫的過程中，我們也作了一些修正。翻譯是以意譯為主，避免直譯的約束。因此可能與原書的文字多少有點出入，尚祈讀者諒察是幸。在排印的過程中，又承張子文先生悉心校對，提供意見，編製索引和入地書名及蒙古語彙對照表，使這本拙作更得充實，這也是筆者應該一併致謝的。

札奇斯欽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於美國加州聖荷西城

弗萊澈先生序

在歷史學的領域裡，其最感缺乏的，莫過於對歐亞草原偉大的創造者，蒙古人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了解。明顯的不論蒙古在歷史上是怎樣重要，也不論若干世紀以來，有多少有關的寫作，游牧蒙古人的生活形態，對英語讀者而言，仍是不甚清晰。生存在二十世紀工業化農業社會裡的人們是難以也許無法想像到蒙古人在歷史上所擔任的特殊角色，是怎樣形成的，和蒙古人對於他們所征服的定居文化的觀感又是怎樣。

本書所揭示的游牧文化本身，對於現代讀者而言，就有一種混淆不清的感覺。想到亞洲大陸的歷史，我們究竟是要面對一個游牧文化呢，還是要面對幾個不同的游牧文化？是否曾有一個稱為突厥——蒙古的游牧文化，或者是因其基本作用的差異，使位於大草原西部的突厥語系民族的社會經濟形態，與那位於大草原東部的蒙古語系民族有所不同？這些距差，也可能由於蒙古民族的混一，而使之不甚明顯。在蒙古高原，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與出現在他們之前的突厥人、匈奴人，和伊蘭語系賽西亞（Scythian）人，究竟類似到什麼程度。這些早期畜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與那些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中國、日本和歐美旅行者在蒙古所看到的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相似之處？

對於前述的這些問題，讀者們可從這本書裡所描述的——除一小部分屬於俄境，和極少數住在阿富汗

以外——全部蒙古民族從遠古到滿清帝國時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以及在革命時代，因新技術，新思想的衝擊，而造成的新政治區分及整體各方面，急速而銳敏的改變中，找到解答。

札奇斯欽、海爾保羅兩先生，就極廣泛的歷史因素加以描述，並以游牧文化為背景，說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與農業漢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其來自西藏方面的影響，也清晰浮於紙面。在敘述比較晚近的畜牧生活時，這兩位著者，也很關心到自成吉思汗時代，以至於更遠古時期的歷史先例。他們討論在滿清帝國統治下蒙古人的血族關係，社會結構，政治組織。也討論到由於滿清的崩潰，對於已經綿延了八個世紀的蒙古傳統歷史，所造成可能使之延續或斷絕的嚴重影響。

這一本書是這兩位學者，十年以來，精心研究蒙古學的成果。札奇斯欽先生出身於內蒙古喀喇沁部。本書所述的，是出於他本人在蒙古生活的回憶，和他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動亂時期，在蒙古擔任行政工作當時的經驗，以及三十多年以來，不斷閱讀，思考和研究從古代到現今蒙古歷史的心得。在他那本於一九七二年以中文發表的巨著「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一書中，所提出而不能為英語讀者所讀到的見解和新的觀念，至少在這本書中，還可以看到一些。

海爾保羅先生也把一個美國歷史和社會科學學人，對於二十世紀的東亞，尤其是在內蒙古所產生的強權政治，精研的心得，在這本書中提供出來。

他們兩位寫成了這一本清晰可供閱讀有關蒙古社會與文化的好書。他們的著述，包括許多在其他任何語文著作中難以看到的資料。這對專門學人是極具價值的。但是這兩位著者最主要的貢獻，還是對一

般多數的讀者提供了可以讀誦的一本多姿多采敘述蒙古生活與歷史的佳作。

哈佛大學中國史及中亞細亞史教授

弗萊徹·約瑟 (Joseph Fletcher)

原序

幾個世紀以來，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社會與文化曾引起了不少人的幻想。於十七世紀滿洲人入據之前，蒙古曾不斷的對中國本土和俄羅斯給予衝擊，有時在游牧民族的力量膨脹之際，這種衝擊還會遠及於西方。就一般來說，由於蒙古與內陸亞細亞在政治地理上重要的樞紐地位，這裡的游牧民族，於中世紀在歐亞草原所作創造的歷史，對於其鄰區的影響，與古代希臘，羅馬在地中海區所為者並無二致。現在蒙古是夾在中共與蘇聯兩大衝突勢力的中間。蒙古在過去兩千年之間，據有世界權力的樞紐地位，而今却成爲外來勢力衝突的一個焦點，這一塊廣大的草原，已經不是游牧強權侵入歐亞農業地區的基地，不能再發揮像以往游牧民族在漢武帝和明成祖北侵之際，避難場所的功能。從進入現代以來，它不是受到外國的侵略，就是受到軍閥、紅衛兵或中共所謂生產建設兵團的騷擾。

處於中共與蘇聯壓力下的蒙古，其在本世紀初期開始抬頭的民族意識，反而日趨昂揚。蒙古人一面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一面又爲保存古老的傳統，不斷的在努力。近來也有人要把蒙古人的這種活動記錄下來。例如歐洲名蒙古學家海西格(Walther Heissig)教授所寫的「一個民族在尋找他們的歷史」(Ein Volk Seicht Sein Geschichte)，就是敘述蒙古人雖然努力要找回他們曾經失掉的文化，但也不能使一個已經死去的文化再度復活。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蒙古民族繼續的生存下去，而不是游牧文化的重建。事

實上，蒙古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都是無可避免的要發生變化，而過渡到現代的形態。這是蒙古領導階層和知識份子的意向，雖然有些保守的牧民並不一定完全贊同。就從本世紀的初期，蒙古的局勢一直是在改變。蒙古人對於舊時的游牧文化雖有極深的愛好；但是爲了民族命脈的延續，也只有踏上現代化的道路，勇敢的邁向將來。

了解蒙古游牧民族的社會、文化或生活方式，纔能理解何以這樣小的一個游牧集團，在歷史上能有那樣大的機動力量，創造驚人的偉業。對歷史的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關鍵性的重點。

游牧社會和它的文化結構，是相當複雜的。要了解它，不能從現代的觀點，對其結構和功能只做一個平面的鳥瞰，而且更要從它歷史上的演變，作仔細的觀察。因之，這本書對於游牧生活，按着時代的劃分，作了一些立體的敘述。除討論到比較古遠的時代外，也多少注意到在共產主義進入蒙古之前的半個世紀。在這一段時期裡，蒙古人開始走向農業化定居的生活方式，也逐漸離開了若干游牧生活的傳統。本書對於傳統文化特質論述比較詳盡，對於走向現代的文化變遷則未能多作探討。至於共產政權成立後的問題，當另作專題研究，不屬於本書的範圍之內。

這本書的目的，是對傳統游牧文化作一個概括性的描述，而不是專門的集中於某一個點，不是給蒙古學家或其他專家提供什麼研究成果，而是給一般對於蒙古歷史或游牧文化有興趣的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概括性的參考。因此不僅寫的題裁不拘形式，同時也儘量避免使用那在行爲科學上令人困惑的術語；可是也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於蒙古生活的形態作些分析。我們希望這本書對於一般作亞洲研究，尤其是作中國研究的教師與學生們能多少有一點貢獻，因爲一部中國史，其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與游牧民

族有關。那著名的萬里長城就是爲防範他們的衝擊而建造的。其中曾在中國建立帝國的游牧民族，也在俄羅斯和西亞留下了同樣的記錄。

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這一本書也未嘗不是對中國主要邊疆地區的社會與文化作了一個專題的研究。在內陸亞細亞諸游牧民族中，這本書是以蒙古爲對象。其原因是，在諸游牧民族之中，蒙古可以說是他們最典型的一個。從對蒙古社會與文化的探討，自然可以窺知一些有關匈奴、柔然、突厥、回鶻、契丹和一般通俗稱爲韃靼的諸民族，以及比較關係疏遠的通古斯—滿洲語系民族以及西藏民族的生活形態。

這本書目的之一，也是要把消失中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它完全消失之前，作一個記錄。本書所提到的許多游牧生活方式，有的已經使人類學家無法再作田野調查仔細研究。這些生活方式在共產革命之後，由於社會經濟的變遷，不復存在。

也許有的讀者會批評本書的若干部份不夠成熟，而有的部份只是歷史的轉述，而不是實際現狀的觀察，在組織上有些散漫而不夠嚴緊。可是本書主要資料的由來，不僅是集自前人的舊作，有的更是從許多寄居在世界自由各地區的蒙古人士直接匯集起來的。

在西方語文資料中，有不少關於蒙古游牧民族的記載，多半是出於從馬可波羅到斯文赫定等旅行家的記錄。這些由外國觀察家所寫的記載，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欠。一個來自另外文化環境的人，會有更敏銳的觀察力，來發現游牧生活與其他文化的不同，從比較中得到認識；但也會作許多的曲解。雖然中國的資料與西方的資料，在這方面都有同樣得失；但是在這本書中所引用的若干中文資料，對西方的一般讀者而言，仍是無法直接閱讀的。當然蒙古人自己寫的，其正確性較大，可是一個生長在

自己文化圈子裡的人，往往會認為許多重要事項，都是自然而然極普通的現象，沒有筆之於書的必要，反而更加忽略。

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力求客觀，一面要避免那些農業社會作者們對於游牧文化的曲解，認為凡是與農業文化相異的，都是「野蠻」的歧見，另一面却也難免對於游牧文化，出於極自然的愛好。我們有時也把蒙古游牧社會與漢族的農業社會作些對比。其原因是，不僅這兩個社會是彼此的對照，而且也是長年以來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

關於若干蒙古語名詞的羅馬字拼音，爲了讀者的方便，本書所採用的是最普通的一種，而不是專爲學術上所應用最嚴謹的那一種。這一點還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諒解。關於中文也是採取了一般通用的 Wade-Giles 式的羅馬字拼音的寫法。

這本書的寫成，曾得到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研究所和歷史系前後任兩位主任詹森(De Lamar Jensen)和華納(Ted Warnar)兩教授，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海克門(Martin Hickman)教授的鼓勵和支援，和中華民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幾位助教的協助，這裡謹誌衷心的謝意。

札奇斯欽
海爾保羅
(Paul H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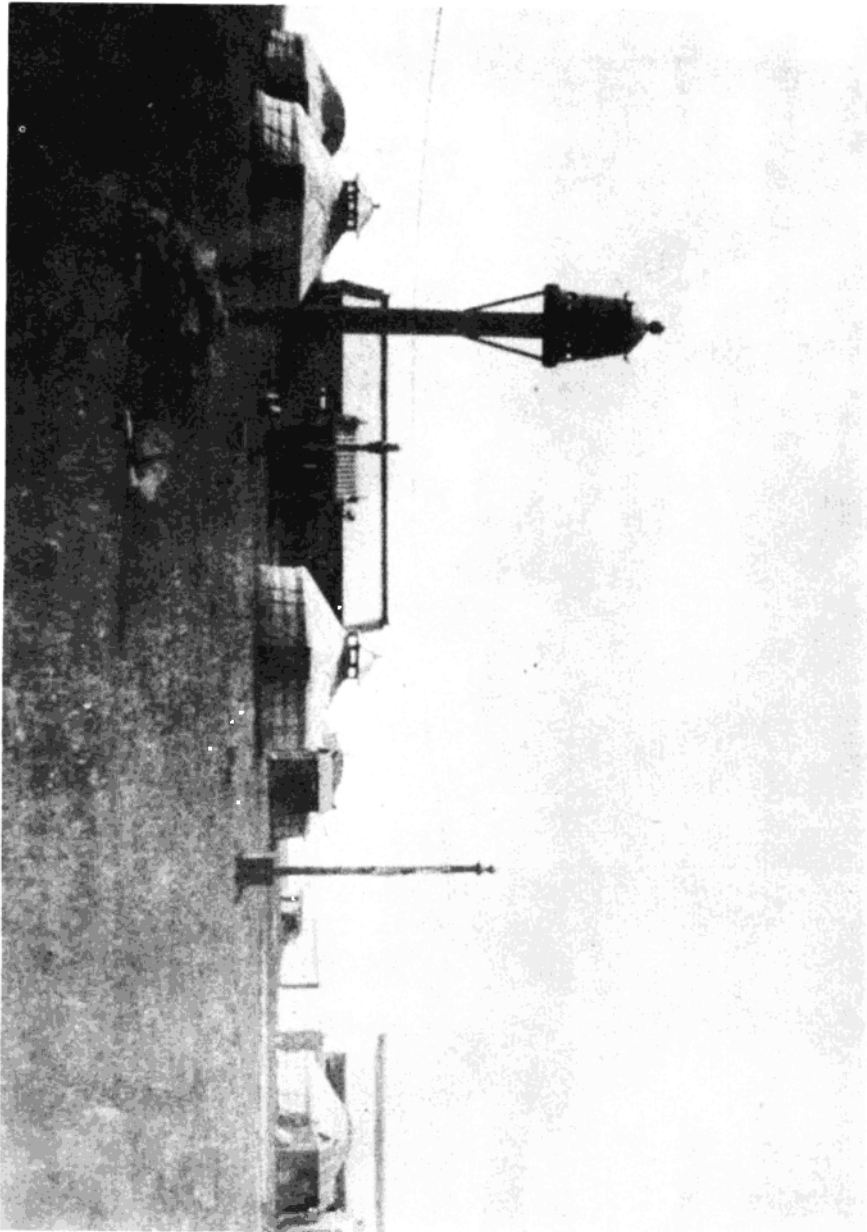


著者（左立者）和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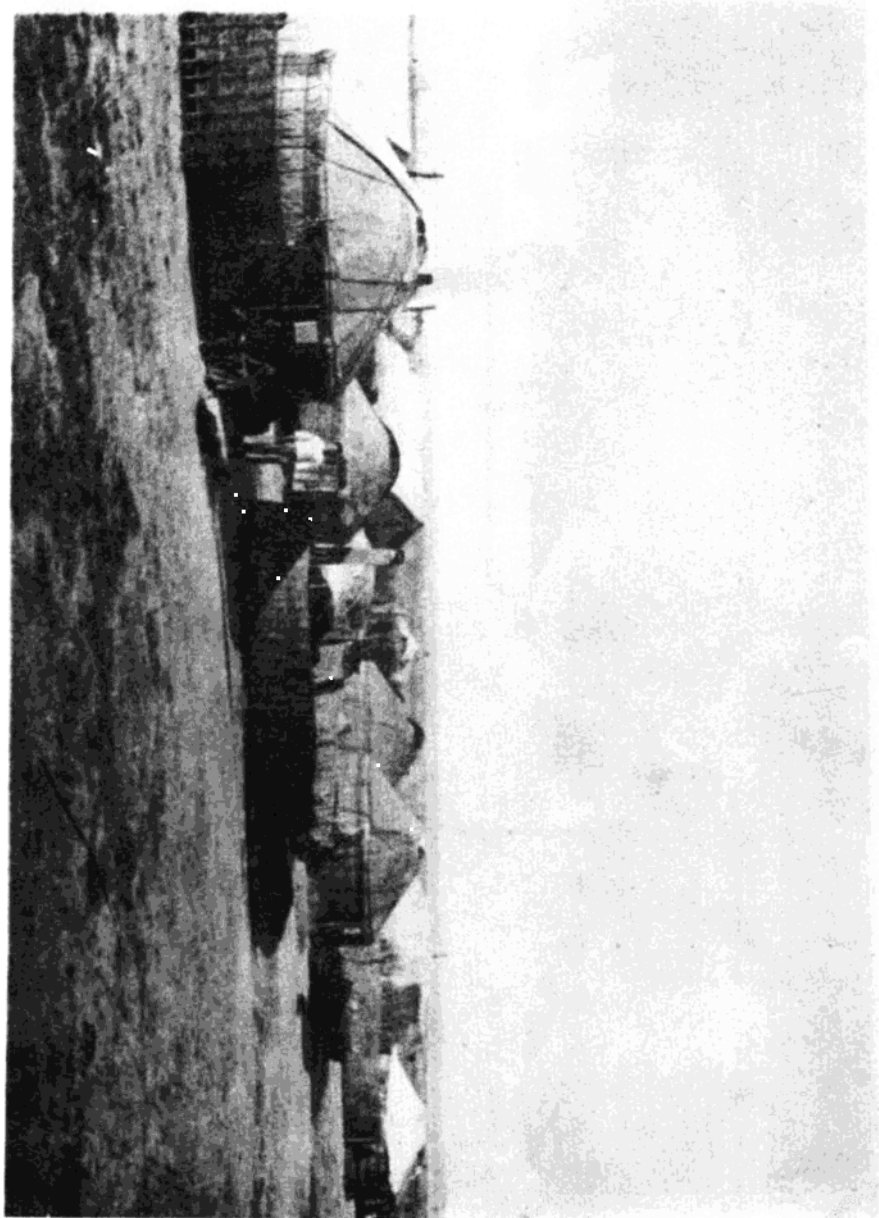


著者夫人伍雲格爾勒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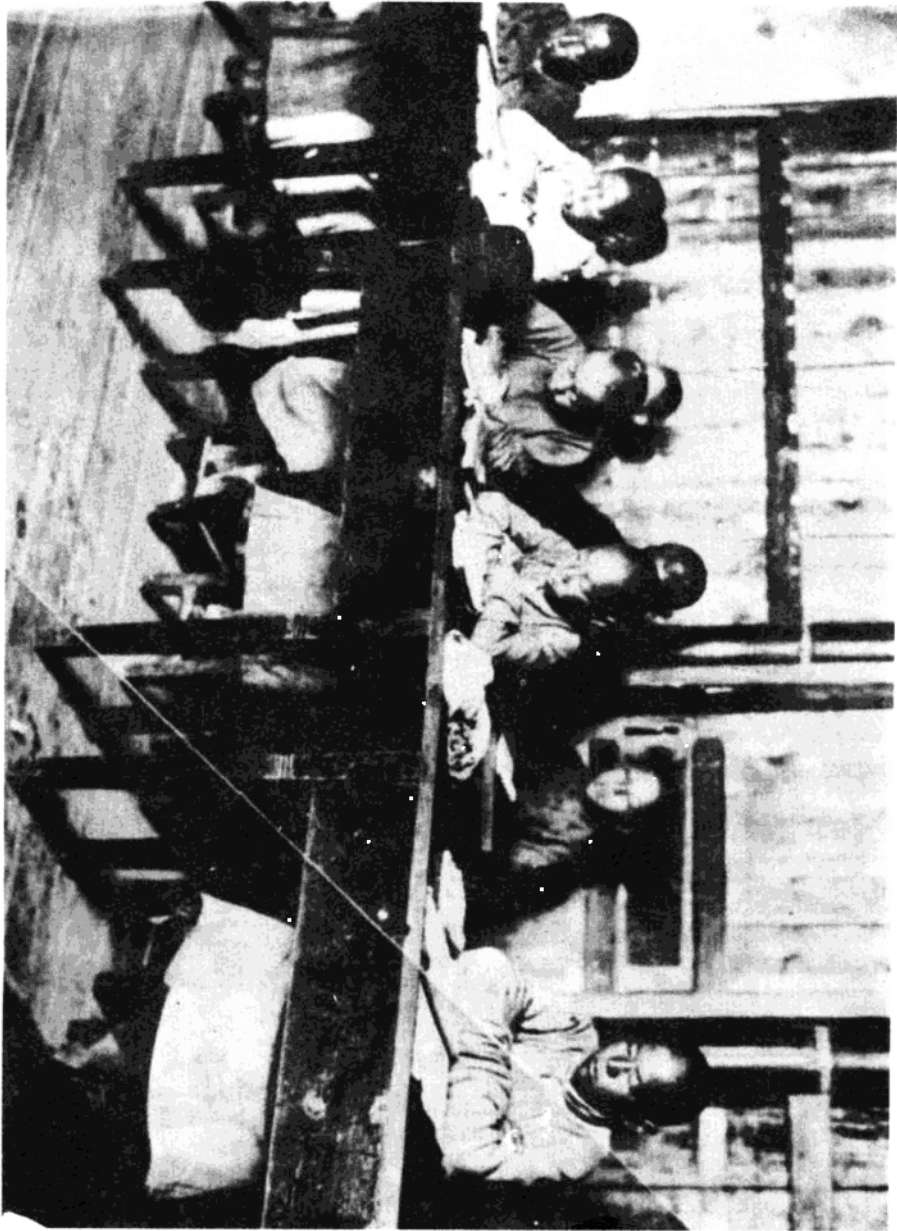
王 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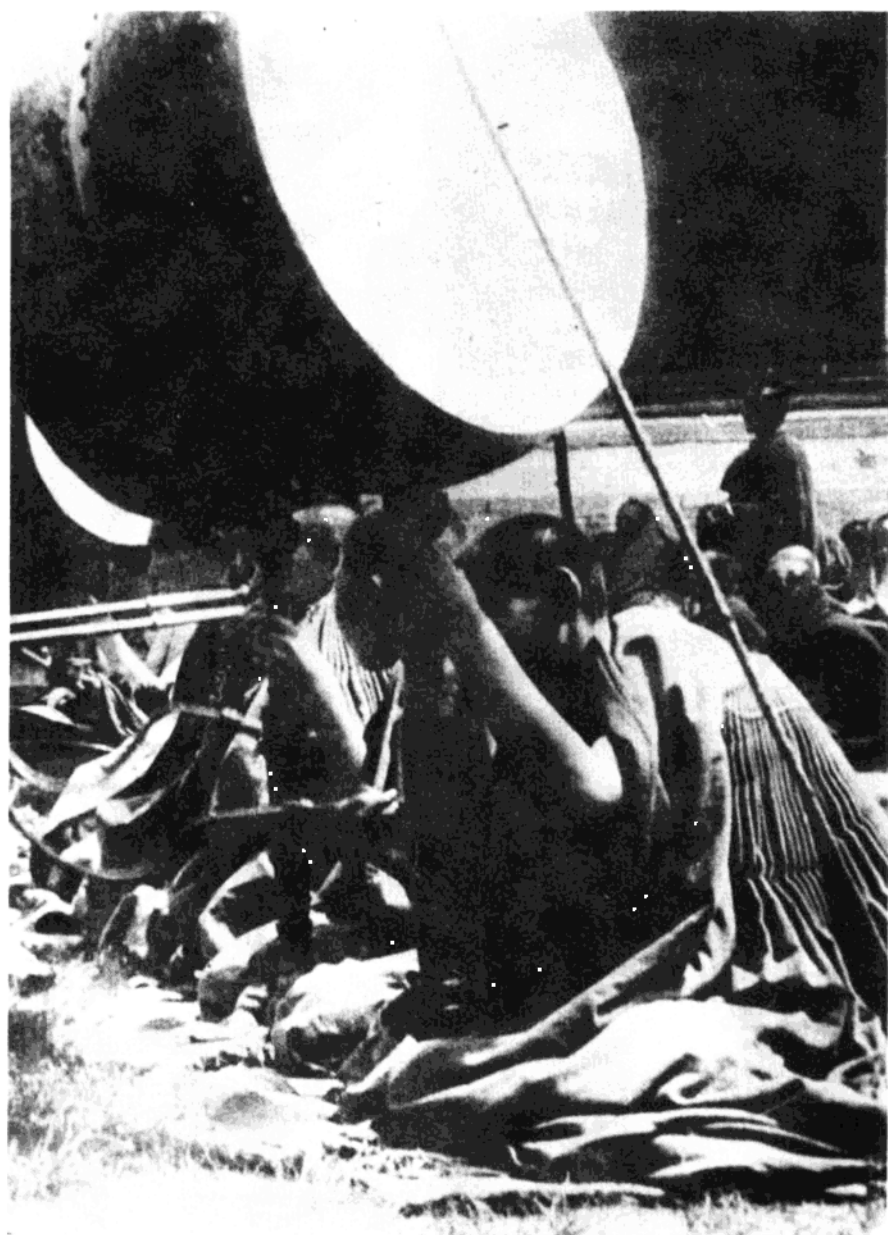


民家村落



寺廟小學





六

寺 廟 梵 樂